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一

聖湖 高汝斌 輯

高

鼎煊

較

壬戌天啓二年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三月。廷試天下貢士。賜文震孟傳冠。陳仁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巡關御史方震儒出寧前考校。距廣寧四百里。我師敗績。鎮武報至。馳回塔山。已報賊在廣寧矣。芝蔴灣有餉。實多。且通菊花島。斷不可棄。震儒零丁東去。過八里舖。更歷寧前。與副使張應望夜無燈燭。相與坐敗垣中。達旦。次日抵中前兒。西虜二十餘騎。擗倒。

君子于是
服其禍之
處智

千秋同才
士也何難
一科爲人
所誤其究
實難自白

西門城樓在開廂放火見震孺放箭射殺家丁之馬從者急阿曰按院至虜遂遁去斯時死屍填塞皆遼之叛民所殺西兵也至芝蔴灣給守關將士糧關外人烟斷絕前此無烽火中前無守兵欲遣出探聽人人啼哭而震孺獨偕祗輿七人同往

禮科給事惠世揚擢叅應天舉人高如麟順天舉人張惟勤查廷櫛浙江舉人錢千秋各卷俱有關節事下所

惟勤以表中坐有關節主考添改批語查係買人代筆千秋三場清矣無愧高科然首場七義每一作煞尾一字牽強支吾及合七作順序念元是一朝平步上青天說爲關節千秋遂成七司亦奪修云

產揚生長
遠地以者
英蘇門
宜謀垣方
正爲一時
之能

起原任叅政聞鳴太爲山東叅政兵部主事袁崇煥爲
山東僉事俱山海關監軍○改王永光爲戶部尚書總
督倉場馮從吾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命贈巡撫徐
可求左都御史分守道孫好古大理寺卿路日升光祿
寺少卿各廕于世襲本衛正千戶仍與祭葬

三月禮科惠世揚等疏言奸相與兵內監與兵外戚與
兵効大學士沈淮以募兵一着爲進身之地并爲護身
之符且羽林禁軍原自不乏淮陰使其門客晏日華潛
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日進奸細名爲養貳黠實爲
豺虎頗使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國家勳臣

臣原不同途。助臣世爲將種。間詰兵戎。惟有外戚不可。今鄭養性等。潛窺聲息。廣結奸徒。厚募死士。馴至長史招兵。親王亦招兵。職不知引賊入室。意欲何爲。疏入。嚴旨切責。世揚而以溫旨留淮。○刑部主事王之寀奏言。先帝之仇未復者三。總之用藥之方。卽通夷之術。通夷之術。卽挺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無非深怒積怨。於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乞處分通夷者。進藥者。主使張差進來者。京城內外。驅除內應。如龐保。劉茂之徒。無使滋蔓。至于卒不及圖也。上曰。奏內事情。已經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四月四川土司彭象乾等督兵赴援。一門戰沒。上以其義烈可嘉。贈象乾爲大理寺卿。弟象國等都司僉事。○升兵部侍郎王在晉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經畧遼。薊。津。萊。軍務。賜莽玉。尚方劍。優詔獎勉。升何士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李長庚。南京刑部尚書。經畧王在晉上言。東事板離。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爲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捐弃全遼。則無何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之可退。故人以此爲弃官之地。亦以此快報讐之私。臣駑材。責之千里。旣鞭策漫加。忍視

峻嶒之顛蹶。又羈勒紫甲。直令跋躐之難全。不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又曰。天下事決烈至此。諸臣尚不。回。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國亦非以自愛也。○自重慶兵變。殺戕院道郡邑諸臣。富順爲賊所據。資陽內江。蘭州。望風奔潰。賊兵如入無人之境。長驅威逼成都。巡按薛敷政與左布政朱熒元遣指揮阮世煥。

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分兵二千堵截險隘邦太先
至資陽遇賊迎戰下馬投降各兵半隨半散冉世烘至
九泉扎營賊已扎營山上彼此勢臨高山衆寡不敵我
兵留陣冉世烘雷安世瞿英死之張愷未及進賊兵數
萬已至城下懸旗偕號四面夾攻放火焚燒威焰不可
喻通城內僅兵二千分布防禦賊兵薄城攻打我兵矢
石砲銃飛射奮擊賊鋒愈熾又旁掠鄉村慘殺男婦捆
載蜀府庄田米穀爲持久計又恐會城信息外洩于道
口扎營壘空處懸鈴續索以防夜走近川一帶棧道驛
遞官民間之多竄錦官城距京師六千里而遙烽火不

達者數月。○賊既圍成都，復破遵義，賊首符國禎公然
四出招降，約期舉事，傳檄下思南、石阡等處，浸淫無已，
滋蔓難遏。蜀且不支，黔顧堪此乎？奢資往寇成都，其父
在巢觀望，成都若下，便思颺麾向黔，又聞有楊三者，欲
自九股引兵往會奢酋。夫九股諸界，聯三楚，屢煩征討，
無能得志，假令與酋打成一片，橫衝直撞，誰挫其鋒？如
苗仲慳賊窺黔，貧弱生心已久，合併招呼，同爲煽虐。○
調御史侯震賜于外，以其劾閣臣沈淮也。○奪御史夏
之令俸半年，織染局內監馮忠生事之，令疏叅奉旨
嚴責奪俸。○御史梁之棟請練鄉勇。○駙馬王昺請招

練鄉兵。上以忠義嘉之。○滿婦諸子及罕不來。世伯彥等沿邊要挾賞賚。自西河失守。羣虜生心。滿婦慚已生心。諸子擁衆窺塞。而罕不來。諸酋又伏肆憑凌。總督王象乾上其事。○湖廣道御史吳之仁劾登萊巡撫陶朗先。前後用餉百萬有餘。又搖動梁之垣。援海銀十萬兩。何棟如募兵行糧二十餘萬。領馬價一萬七千。全無下落。下部勘之。○命宿將杜應魁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四川安綿道副使劉芬謙。湖廣監軍楊述程領兵合攻新都。時集陝兵毛兵共六萬餘。毛兵者。昔年征揚應龍登海望行步如飛跳澗上下者也。奢賊盤

踞新都，將城牆加高五尺，四門扎營，欲爲困守計。因起安岳攻保寧，聲言直取潼關。保寧人心震動，而芬謙等會集于子來鋪，因攻新都。時矢石如雨，人莫敢近。造雲梯，亦不能攻。我兵移營至牛頭鎮，奢營領馬兵三千，步兵一萬來援。我兵從後出，秦良玉催兵從左出，上官談大孝兵從右出。安綿、建武鎮遠兵從中出，四枝齊發，賊奔入城。城內協從乘隙而逃，遂克新都。賊退入蘭州。○經畧王在晉上疏奏，社稷山河之重，根基命脉寄于一九隄防。疎密安危，立判。請陳六略：一曰防內，志二曰詰內奸，三曰飭內備，四曰嚴內衛，五曰節內供，六曰急內

說者謂舟
即今樞堂
有口亦難
辨別

應上報聞。御史江秉謙疏論罪樞急宜正法。曰樞堂
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忤。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
恨于瞞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爲責備。何處有機
會。而曰機會可襲。何日可渡河。而曰過河必勝。既欲驅
經畧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畧以節制。既疏置廷弼于廣
寧。又未嘗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
廷弼。便可快心。縱陷了化貞。亦所不顧。是崔鳴故壞邊
疆之情。殆有甚于失機軍機之罪也。上以樞臣奉旨視
師。苛求以阻勇往。調外任用。○薊州緝獲奸細茂杜。兵
部張鶴鳴奏杜茂通李永芳所差。且招修下年通李永

芳往來踪跡。命嚴提從公究問。○調刑科給事熊德陽於外。刑科主僉駕帖。拏問奸細杜茂。時傳旨到科。不細開名數止。云拿杜茂等。德陽因詰官旗等之一字。包含最衆。恐承行人詭捏。那移波及無辜。兵部尚書張崔鳴。挾其睚眦。據拾上聞。上怒抗違。故調。○南京太常寺少卿區大倫。進聖學三扎。曰定聖制。一聖心。明聖德。而歸之法堯舜。下旨攸答。○北城德勝門。甕城內。玄帝廟前。大槐兩樹。東西相望。枯朽已久。在西者中心吐烟。在東者亦如之。况風勢甚大。恐致燒燬。隨令鋸倒。而滅。蓋德勝門。甕城之內。非人烟湊集之所。而火突發于

招回大壽
至今得大
壽之川皆
震其力也

槐樹實爲不經見之事。茲以爲異云。○巡關御史方震
孺招回祖大壽時。覺華島有米豆二十餘萬石。人民收
萬船隻器械無數。祖大壽鎮守之。賊知遂欲招祖。是時
賊兵前哨將至寧遠。兵圍塔山。塔山去寧遠僅五十里。
奴輸糧于數百里之外。以攻山海。自不能持久。若因糧
於覺華島。則山海危矣。假令以覺華島之船招降祖大
壽。則山海愈危矣。震孺欲遣水營都司張國卿招回國
卿曰。此事關重大。非按臺自去不可。震孺與張霍鳴審
議。鶴鳴亦言國卿不可輕遣。卽招回大壽恐無安頓處。
須再作商量。震孺嘆曰。此剝膚之憂也。毅然寫牌諭以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上

哲皇帝

利害并諭潰回將士免以寬政。島上士民激以忠義。適有吳良輔者。祖大壽之妹夫也。震孺因遣與國卿往說之。良輔等去八日後。見國卿駕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云。奴酋正欲遣人招降大壽。意在猶豫而我適至。大壽一見良輔。知按院在船。不覺痛哭。生員人民等數百聞諭亦哭。遂糾眾歸順。先載大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六百人至關。大壽仍駐島上。搬運糧草。其救回兵十萬餘人。器甲牛馬無筭。○禮部尚書孫愐行。劾舊輔方從哲。略謂李可灼藥進紅丸。致損聖躬。引許世子不嘗藥之律。以罪從哲。縱然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

先帝令德
孝孫目不
宜謂同藥
致府被不

美之名而
當日在內
視病者焉
可以秋芳
積虛之候
致以收魁
之測是以
討奸者憤
激而甚其
詞乃此奸
者借題而
遠之謂君
父何人臣
子可以僥
倖而會其
乎
宇宙有大
經雖當紛
繁靡慮之
日而人心

名難免。弑之實。主皇貴妃欲立皇后。禮部執爭。諸科道
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疏請免。乃止。從哲視此。非常大變。
沒無主持。而又以議上尊謚。稱恭皇帝。恭者亡國通裔。
晉恭帝。煇恭帝。周恭帝。如此。繆戾實呪咀君國。等于升
髦矣。選侍欲垂簾聽政。以受顧命元臣。曾不問慷慨一
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皇上幾
無駐足。以此三事。例彼進藥。一切苟且。泄沓幾于犯天
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伏乞皇上大奮乾
剛。赫然震怒。毋妨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拔也。毋怕諱
忌。諱忌卽從哲所能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道。從

直道耿耿
獨存露
與情天光
立見有世
道之責者
要于此際
剴明以存
天理關係
良非細故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孝皇帝

八

公詳議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
可灼嚴加詰問寘之極刑事下部據實會議

光祿少卿高攀龍疏言戚晚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
皆奴酋奸細近且訛言入干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
係鄭國太主謀劉保謀逆實係蘆受通謀受亦鄭氏之
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後伏誅此謀必敗敗者必死而
人心猜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原籍至李如楨一
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
今且與李永芳約爲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
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之日故用泄藥是明以

法司特罪
人之休與
朝廷待大
臣之休與

藥試也。陛下卽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爲？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文震孟曰：昔唐憲宗設杖殺方士柳泌，蓋爲憲宗製長生藥，昔彼豈不欲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殺之，不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寬，今可灼述藥致聖駕賓天，我謂之誤庸醫誤傷平人，律有明罪，況誤傷天子？吳卽肆之市朝，亦人情所共愜，乃與願命同賜金帛，屢經論劾，僅作回藉，又何解于天下後世乎？

○三司法會審經畧熊廷弼、遼撫王化貞、廷弼曰：我起繇田間，伏任經畧，原議駐扎山海，並無駐扎廣寧字樣。都御史鄒元標曰：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明旨，內云題審二字，又有確審二字，公竟然不理。公今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旨。如此

其供不可
不存

反得罪 朝廷廷弼曰我奉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
焉能將我下獄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今不肯進部叫錦
衣衛旗校暫時同到天仙菴住一日我上本請 旨定
奪鄒元標問王化貞化貞曰我苦我自知袖取一揭投
上王紀曰公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遂散訖次日廷
弼上疏自請詔獄事下所司

鄒南華亦公

鄒南華曰王化貞生來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
廣而反爲廣用用而反爲用其叛逆如孫得功
輩日侍左右而不知認賊作子仗偏見斤口口聲
聲要戰渡河及至明第一鳴風鶴皆兵輩鼓鐵騎尚
隔百里之外而奔廣寧如做戲匹馬宵遁有憂國之
心而無謀計之智有存朝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
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熊廷弼言我兵不宜
浪戰而廣寧不足盡言承芳降情之臣測廣寧人心之

電

不因。語若持左券。料事之智。遠過化。貞。爾剛愎之
性。虛憍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爾
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筆鋒舌戰。拒守
不已。而虜乘調卒。厲兵秣馬。悉置等閑。使戰不成。戰
守不成。守。豈不負國
恩。而貽笑于天下乎。

五月京師旱。禱雨之後。伏值雹異。

三春不雨。上惻然軫念。齋居齋禱。且勅群工修者。未
幾。雨。雨而冰雹併作。小者如拳。大者若盂。著屋瓦積
俱碎。大小禾稼
毀折。下令修省。

御史蔣允儀奏。迺者兩雹之災。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
繼隆之霜更甚。而陰類之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
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
盛。而軼辱于酋夷。此何如儆。抑乎。以伸誰之厚重。而震

南華此脫
與孫宗伯
高景遠三
疏並讀三
案自明矣

越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之丈夫、而關通于婦
寺、此何如卑暗乎、以藉叢煬竈之奸、而托之奉公繁已、
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爲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謹論能爲皇上發舒陽氣、脉脉
鼓其壯而疏其滯、將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矣、
左都御史鄒元標奏言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
綱常所以植立者、特此信史、近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
疏、令人神骨爲悚、卽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旣不
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好之典、卽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
疑也、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

文宗皇帝
先帝冊立
一事自萬
曆十四年
以至二十
八年廷臣
有能爾有
制難有違
成廷杖起
身殉國九
死不獲諸
臣亦何利
于已而爲
之觸龍解
乃以小人

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但聞其將
祖宗櫛風沐雨，一片遼東地土，盡屬夷人。又曰：臣身爲
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滅口，勢所不能。君臣大
事，今日未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
又曰：臣讀學士公彝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官者爲
小人。不言東官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盡除
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真史筆也。惟
皇上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疏入，溫
旨褒答。

以太僕寺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

日之耶

遷候取綱
聖本此取

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遠民又發銀十萬兩賑卹之

六月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疏言大臣名節宜重

小臣忠告宜寬內臣覲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

按內臣覲伺一款曰近見朝英處分一二章奏外庭
責實咸謂與家之忠莫可測議翁旨之下有物遷
焉如覲進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揭其
忠慮有何遠謀又曰耳目頻笑之聚漸與相親宮庭
禮法之事漸苦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
東西易面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等語中外見者
舌咋

三法司會審逃臣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等宜服重刑以

彰軍律

王紀曰秀驍尚在沙嶺高出胡嘉棟等五人聞風先
逃殺犯七百里而高出乃敢倡為倡奔廣永之謀茲

惑人心。其視國法。罪更浮于嘉樟。無勝算以固吾州。乃預首一。裝。以爲主。入。玉。之計。若驚鳥之長林。而惟恐或後也。嗟嗟。逃陽之陷。此難者。繫。河。西。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于。靜。完。血。化。碧。爲。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等。携。手。同。行。四。服。野。薄。能。年。何。面。目。見。升。正。于。地。下。耶。

定李維翰鄭之范梈斬如律

法司審維翰金玉其表胸中全無甲兵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知奴以互市爲机殺我聽其款開而不知一旦變足舍卒彼方屠城而紅旗一催二三萬無辜去子利鐵芽鼻白刃刺胸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尚忍言哉鄭之范梈危迫爲金穴倚暑道爲襲斷即復取官部一範雖私恩難別強胡壓境防守預備置而不講者其開門而揖盜策馬以去亮逃之首罪之魁也大數不食其餘矣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切要之議內言內供錢糧及奉

聖夫人事嚴旨責之○蕪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奏松

天臣交攻
殊傷國體
指之日奸
罵之日賊
愈覺推道
陳夷夾

江知府張宗衡蘇州府同知楊姜，瓜定物價，不行給發，致悞職解。上怒其抗違，各奪俸有差。○刑部尚書王紀奏劾輔臣沈淮，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台瓜辭已賦，同文館獄將興。又曰：臣指其爲蔡京，而淮不肯認。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前後諸疏，一一玩味，則京之爲京，以鑿括于此矣。疏入，上責其煩言傷雅。

時徐大化疏參廷弼，因及周朝瑞等。王紀以其堂官參大化，久廢職業，日事旁鶩，內有一股云：今有人焉，于此巧能移奪人主，是今之蔡京也。何不出御中彈文以擊此賊？臺臣楊維垣責紀半吞半吐，紀于是直糾淮云。

安邦彦作亂

安邦彦不降

不叛止于

派官盡土

官中故稱

升高攀龍太常寺少卿蒲朝荇太僕寺少卿○詔前降
給事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併給事郭鞏俱復
原職應嘉等原以言道事降調今其言既稔左都御史
鄒元標以疏荐故准復職○貴州水西土酋安邦彦作
亂兵圍貴陽我師告急于湖廣巡按御史舒都榮都榮
代聞其事于朝時安酋之亂也勢甚猖獗聲息不通自
龍里甕安俱被焚劫徑圍會城巡撫李儒守東門巡按
史永安守北門布按都三司守西南門總兵張彥芳援
兵住于新添調以遵義獨山等處速赴應援先是逃奔
昌言省城已陷兩院自縊兒報一傳辰嘗士民紛紛逃

固安不實
以安爲事
此據頭才
爲唐于延
盜案其金
空遂放延
湖光險境
從天朝終
能剪滅此
自然何如
相安爲得
計耶。後
德安自足
西南近極
如安氏者
皆當取焉
廢所輕叙
其海上

實茲按院出密帖止于四寸與湖廣巡按言黔滇中走
報人役俱已得賄撫按印信亦能雕刻重餉往來尤宜
隄防且奏疏一出賊兵截住不能達于朝故舒代爲奏
云

安堯臣冒隴姓并隴地受天朝招撫得襲兄疆臣世
職亮臣之妻日奢杜輝于安位堯臣死位猶孺子耳
其旁技逆賊邢茂欺其孤寡導以不臣自天啓元年
以奢崇明授連洛縣遂放尤統領羣賊苗仲教萬攻
省城沿城扎營西面埋路把截尸骨遍野致令佈種
無地運米無途城內軍民餓死無數殺恩石道副使
孫克起安順府推官徐朝綱廣順知州鄭鼎務駐鎮
畢島同知楊以成迤西守備王懋德是亂也安邦彦
倡之四十八馬頭與頭目安邦俊督連安若山陳其
惡陳萬典等和之遂成是亂云

四月副使徐如珂督率各兵將攻取二郎關佛圖閣賊

衆大敗樊龍等堅據重慶重慶者三面皆江春水泛漲一望瀰漫我固難渡賊亦不能飛其出入必經之要地惟有佛圖閣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扎一十七大營宿以重兵數萬我兵環江而守一以力防下潰一以密圍攻城出奇取勝巡撫朱燮元曰不若穩據兩關堵截固守使賊酋糧路斷絕應援難來必成擒矣檄下各道徐如珂等出各土舍募兵精銳分布以圖據關而女將秦良玉等亦從省城下援及至關男婦浮水來降者日至皆言城中米價每斗二兩飢民無從見食自縊死者無數賊糧雖有數倉兵多食衆

通首虎視
聲震自謂
天險可恃
自此圖既
得扼要爭
奇矣

僅支半月賊聚于城中日造小船數十陰藏江邊士漢官兵潛與交易因通消息我兵千夜得奸細斬之是時總兵杜文煥亦領毛兵仰攻佛昌閣兩軍相搏幾入其壘杜石宜撫司泰明屏逃出賊營奮勇扑殺賊兵大敗我軍入閣殺死三千餘人尸積深溝兩岸皆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女將秦良玉縱火以焚一鼓奪關樊賊雖盤踞重慶我兵勢若建瓴賊衆自是寒膽矣

樊龍等既據重慶乘勝長驅所過焚劫無遺直犯成都所造雲梯早船諸具賊壓堅城勢如山墜千里沃野列寨連營以斷我外援疲我兵力風聲不通守臣矢死苟存出奇用計巧發輒中追杜茂堽卜之兵以勁旅飛走由間道攻入聲勢一振百口重圍一朝頓解據渝城而不能進賊外半攻一而始得糾合義勇賊

山東白蓮
教賊作亂

召土司、寨布、聚
圖以逾奢穴矣。

山東白蓮教逆黨徐鴻儒于文啓攻鄆城破之。知縣余子翼逃于汶上。賊殺其二子并典史。先是鉅野縣有白蓮賊楊子雨兄弟各倡異教。曹州亦有李太、張世等聚衆千人持挺拒捕。俱已就擒。而餘黨未散。鉅野復有教首徐鴻儒號衆數千。徑圍魏家庄。鄆城縣又有教首于弘忠糾黨千餘圍梁家園。梁家園距縣二十里。縣官新任不知設備。城上無人固守。賊至城。四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滿路皆紅巾。殺人如刈。戴紅巾者皆是白蓮教所暗伏死黨之人也。裏應外合。知縣逃去。城陷。○升趙南

曉坤所以
不毀日月
所以常明
而有此思

星爲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事務。馮從吾左副都御史
協理院事。○江西逆棍程鵬自號西山布衣。刻有西山
草所載皆天文兵法。纖緯妄談。計書十八本。三十三篇。
皆言國運修短。至于氣數篇。尤爲大逆不道。城中突起
流言。附耳偶語。紛紛籍籍。一時士民惶惑。不知所爲。往
往潛移城外。避居鄉村。若將變起且夕者。延撫房壯麗
偵探其倡首之人。立斃杖下。懸其首以示衆。衆廼定。○
四川白蓮妖賊洪衆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蜂起。巡撫
朱燮元擒捕正法。

六月詔賜方孝孺祭墓特謚。其妻附塋。原籍祠宇勅

義一勝全
特獲顯慶
新二百年
勝抑之氣
增千萬年
悠久之基
耳

有司修整。○安邦彥之謀叛也。楊酋餘孽王倫石勝俸
與之合謀。洪邊土司宋萬化爲之羽翼。在王石二賊聚
衆十萬。連結江苗。授我思石王越破渭潭窰。安謀抵偏
橋。下襲沅水。以斷我軍。在宋萬化糾苗仲九股。扎三大
營。盤據龍里。上下要害之處。使不得通鎮。臣張彥芳等
將兵二萬赴援。俱隔龍里。月餘不能進。近入會城。賊兵
合圍。少兵少餉。更得遣總兵一員。統軍一萬。直抵遵義。
以制王石二賊爲妙。王三善上疏乞勅湖廣撫臣督
住辰州。彈壓以爲聲援。廣西雲南巡撫各住境上分路
進兵。爲之犄角。征徭時設。偏沅軍門今雖罷。欽於關

至是書門
邑首賊等
判前衣左
石無非賊

防尚在、暫賜以料理軍務、事平奏撤從之。○以鍾羽正
爲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白蓮邪術聚攻鄒滕陷之、
白蓮焚香聚衆二千餘人、至鄒縣右璫社、蜂擁掠城、
中防守閉門、至次夜西門鳴鑼三聲、吶喊三聲、城中內
應、斧斫城門、城門自開、縣官查點衙役、止二三人賊遂
進縣、開庫劫獄、知縣窘甚、倉卒無計、任其放火殺人、踞
城自固、鄒城賊五方聚集、一時驟發、尤在白日、官兵至
退入城、以保巢穴、至鄒滕之陷、關相村落之邪徒、皆聚
成羣、又吏胥門皂之奸宄、潛爲主謀、失在昏夜、署印遁
判鄒一杰、知縣姬文胤、懷印逃去。○奢酋攻陷長寧等

莫兒內賊
難防

縣賊扎營于蒿草堤其勢復張

典文縣知縣張振德閤門死義 詔贈光祿寺卿廕子

祠謚謚烈愍

振德南直人以鄉貢詞選令蜀清康熙惠三署邑築
所在尸視值逆首之變振德甫出棘園急起還邑繞
三日而賊衆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率妻錢氏長
媳顧氏次子張綬及其女淑安淑慶北面羅拜盡投
烈燄童仆嚴英等長幼二十二人慷慨同殉長子張
紀以應試先歸得免事聞詔與何廷魁例同卹收卹

江陵才相
也

有之然
神廟時多

其力復
更難是

戶部侍郎陳大道奏復舊輔張居正祭塋謚廕上以其

輔臨十年天下久安功不可泯從之文忠之謚着議改
六月庚戌星變山東巡撫趙彥奏天上日明當午東二
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山東都司廖棟破

三月十五日長

一

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妖賊盤踞巢穴動以數萬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炮打死六七百人又燒毀武安集賊巢近旁小寨賊胆甚寒勢窮蹙悉奔梁家樓又都司楊國棟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北之賊漫天冲踏我軍先以砲攻後馬步兵繼之賊不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撤兵而回賊垂涎兗府尾其後襲之我軍復捷稱連勝云○造青冊

時不作領典需外解甚急而侵冒奸弊百出利讓各造一青冊一様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工部一送工科互相

覈察

侍郎王德完卒○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罷去明罪

釋疑弗允。○大學士孫承宗疏欲親詣關門相度商議。上曰卿親詣關門相度具見爲國急公勤勞至意朕心甚悅抵關所問過邊鎮兵馬戰守議築邊垣榆關險隘并犒賞事宜務逐一詳慎急則差官馳報緩則俟卿遞歷邊關事完還奏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以示隆禮。○禮部以國本抗疏禁斃及建口詔獄受禁遣戍者宜贈官廕子湖廣僉事馮應京等九員建之國本降斥還荒及註誤下獄爲民永錮殺身者量與贈官原任吏部員外顧憲成等六十六員詔從之。

兵部尚書張鶴鳴行邊視師伏命。上冷人秉中程鶴

鳴再三乞骸骨不從。○安邦彥自二月初九統領羅賊苗仲數萬攻圍省城。迄今五閱月。造雲梯製滾廂築墩台百計攻城。恨士民固守將環城斬舊坟墓無不剗掘。枯骨無不挑捐。一日打一堡破一塞。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過明月。燠一洞殺一堡。劫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今日縛我一塘報明日縛我一居民。竟牽至城外數武。且殺且罵。今日挑戰明日環攻。迄無休息。沿山扎營四面伏路把截。趕殺屍骸餓死無數。外又攻威清攻平垣。攻安莊。烏撒。攻安南。普安。攻定番。貴房。又陷安順。陷廣順。陷龍里。陷畢節。赤水在在狂逞。處處盤據。千里內生。

觀江之
覆轍我軍
每爲賊所
恐則撫亦
未可輕議
也

靈殺、楊殆、諸方困我普安及南安，其勢最急。該衛求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管領兵四千水援，急主招安，戒其不可妄殺一夷。賊首羅應魁等率衆詐降，迎之西盤江渡口，執禮甚恭，誘至疊水舖。賊伏兵四起，遂至全軍盡沒。○山東巡撫趙彥奏妖賊衆衆日多，官兵策應日難，乞暫留秋班邊軍，隨營剿賊，可省招募之費。從之。○陝西道御史蔣允儀奏貴州巡撫李燾索取安氏金盆，以致激變，命嚴查奏復。○總兵薛來胤叅政蘆瑛田付使張孝用計誘賊樊龍、張彤、石永高諸降，因而擒之。捷聞。上嘉其勞績，蘆瑛田親至城門，呼張彤，說其降。

三巴半壁
乾坤所在
震動四省
小民勦力
是處點檢
今天賊寇
捕群醜立
平快試
勿拘資格
此聖主立
賢無方之
意然臣僚
未免成心
難破邪言

形骸石永高，登舟過江，既復往城下，使理論樊龍，龍亦
登舟降，因而成擒。一調陝西道御史劉廷元于外，奪其
三秩。時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先帝
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宮門，此何
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迹若風
魔，親同點檢，以君父爲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
幸仗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爲風魔，俾元竟
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提牢主事王之案
明其不風不顛，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皇祖之慈念，
可以堅先帝之孝思，可以遏官禁之邪謀，可以明臣子

獨東

漢差聞官
一事黨之

者猶謂所年

罪而以王

大臣負責

事名辟夫

大臣奏

聖主宮門

海濱

其神效所

阿彌非世

事也張氏

之擬議按

之貴高身

無亢膚

不及張教

故廣符羣

解不解全

之忠愛。功在國本。義在人心。延元不闢。一語贊其長反。

若挾私以持其短。噍噍于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前星。

者爲亂賊乎。阿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

公邪媚者爲忠義乎臺臣馬逢皐科臣張鵬雲貪憤不

平連章瀆奏，皆爲宗社靈長慮至深遠也。疏入降廷元。

三級調外

江日彩曰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閹宮之擊罪誠大逆

全骨肉也若必直竊到底則必族外戚主愛妃廢親

能安否。疑甚有明行之法。有不能明行之法。直以先行。

之史冊之類是也若夫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文讀秘
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折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

膽以風魚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

皇明去學錄 三月 卷二十一 哲皇帝 二

皇明去學錄 三月 卷二十一 哲皇帝 二

皇明去學錄 三月 卷二十一 哲皇帝 二

差所供則
有據矣昔
寬處之以
全倫今宜
直筆之以
存實此確
論也

時之危有何士晉陞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折奸謀
之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
有此議論無坊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
偏執之則非矣予以爲此極虛公之論

七月以錦衣衛都督許顯純鎮撫司理刑管事○戎政
尚書張我續予告回籍○命考選勿拘資格卽科貢一
體與選○陝西總督李起元題本處北門三更門鎖連
响三聲其聲甚震鎖開落地隨即窺視並無人影形踪
○副使劉時俊回籍張我續劾其遣人往賀奢賓及賞
銀回帖并爲逆賊投遞訴辭上以時俊素受國恩此
事亦未可輕信着查明具奏○妖賊攻陷夏鎮夏鎮者
亭長發跡之地河賊出沒之所呂梁遶急根運舟楫唧

百自漢賊
起攻陷城
邑徐濟一
帶水陸並
阻自南自
北咽喉斷
矣

尾斜度。京通開津所攸賴者也。從來糧運過洪甯在大
月巡漕使者與漕糧道會合發運。未濟則設祭以乞靈。
既濟則設宴以共慶。復爲具疏以報慰天子。今兵戎阻
之。南船必不可渡。南糧必不可來。軍士必不能飽。人心
必不能安矣。○郟城鉅野妖賊蕩平。事聞上以如未解
散。合力勦除。并責該撫平定鄒滕之賊。○吏部尚書張
問達等會勘紅丸事。謂行等忝之衆論証之。當時情實
李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不知。至奉 皇考宣詔。英國
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
共言可灼之藥。或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

注歷伯曰
陳行從哲
兩道也當
日親見名
宦家証也
先帝與國
可灼而實
大可灼果
由從哲而
進藥本末
論所非無
見其能析
微六國公
劉孫二國
老與張費
蓋六尚書

又宜臣等進宮內跪于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

諭朕以哀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諭臣等輔我 皇

上為堯舜隨問等官李可灼在何處趨詔至 御前視

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

以玉碗進一九少頃又復進一九至中又問聖躬安論

服藥後少出此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英國

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為我 皇上之保安急迫倉遑悽然共切殷

逆二字何可忍言恐言在諸臣故諒輔臣無是心也但

以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丸藥不可輕易進可灼妄意

見在法行
重懲忘善
志如師手
機獲如味
道使其戒
實會來拘
常可明據
論可定何
至焉勝乃
示

進之輔臣未能力止九卿與輔臣同候于宮門外均有
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
後造皇考賓天之期中外其痛之恨之乃先票罰俸
繼票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則即投其輕而罪其不
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
法輔臣乃于辨疏後自認其罪乞削奪以自明世心而
并冀以釋中外之疑此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尔也
上命該撫按挈解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發南京充淨
軍舊輔輔政歲久事閑國體不必苛求

王紀曰先帝潛邸艰难光景該之令人歎歎泣下迨
其未也麗人之盛哉崔文昇之京制李可灼之紅丸

同一机軸耳。夫紅丸之藥，絕火之鉛也。而可以嘗試乎。既妄進藥，以致九五龍升，此時正宜討賊，而謂可灼以賞，焚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罪，優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委之于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
年忠肝義胆，所羽冀之元良，數十日疾山窮谷，所臨
吟之竟辨，一旦戕于二賊之手，從者反從而護之，真
無人心者。春秋書趙盾為弑，惟其不討賊也。不討賊
何以即名為弑。試以其為正卿也，傳曰：「疾責執政之臣。」
從者縱喙長三尺，難以自解矣。有味乎左都御史郭
元標之言曰：「誰秉國事，可謂千載獄案矣。」嗟嗟，國法
國文，交相垂戒，禮臣憲臣互為發明，一則扶君臣之
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今之信史，老臣忠君愛國
防微杜漸之苦心，未
可為庸涉者道也。

○下登來監軍，佟卜年於法司究問，以係佟養真叛族
也。○戎政尚書黃亨縉子告馳駟回籍，加太子太保。○
鄒縣賊會合，直冲官營，統軍都司楊國棟大敗，營內糧

兩月之間
易湖再池

皇上以一

身休持無

託宮禁深

閱臥屏窗

煩其于防

檢杜漸自

不得不加

嚴慎印不

然而以新

天子假然

避正殿陳

一九朝會

草火炮器輕、盡行搶劫、自蓮賊潛稱大乘興勝元年、巢有十數兵、有十萬、欲先取兗府、次取濟南、聲勢甚銳、總督陳道亨疏請登萊兵、盡數防兗、蓋恐糧餉有失也。○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勸移宮事、當日選侍、欲垂簾聽政、

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昇華日、黎明候于乾清宮門外、

急欲進宮、守者猶攔阻、臣等排闥進、哭臨畢、即請叩、

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畢、

遂擁護 皇上、出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文華殿、

先叩、 皇上即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啓李、

皇明法傳錄 下 三朝卷十一 睿皇帝 二十

除舊世而
下諸是固
移何此極
連等急此
以移官請
批

娘娘臣與諸臣卽斥言之、輒去、臣等與令朝諸臣議請
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卽應在乾清宮、斷無回慈慶宮
之理、而吏部九卿等、卽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官又
各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摺奏移宮、皇上允
其奏、今卽日撤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
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
撤移、如再稍遲、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福、
又將如我、皇上登極還宮何哉、○賊首奢寅、偕據江
安、總兵羅乾象率衆禦之、一時潰敗、擒其僞叅將等官、
斬獲不計其數、○賊在夏鎮、搶奪直船、僞總兵賈槐率

衆打造鎗刀各處令集兵戎時總督部院統領官兵至鎮賊出對陣先立死地官兵奮勇斬其賊衆并射殺買槐生擒賊三十餘入其巢夏鎮遂平○御史喻思恂奏言海道猶多關畧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大學士沈淮予告回籍加少保兼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賜銀幣如例

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張霍鳴予告回籍○上嚴

責刑部尚書王紀徇私賣法誤國欺君革其職爲民

紀劾淮與乳誣魏忠賢交通復此攻訐此時忠賢已將用事矣故假口到一辭杜茂事關忠賢已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經畧王在晉與行
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竊邊水火堪憐情狀上命酌
處錢糧速行修造并賑助傷害人民○詔贈遼東死難
御史張銓爲兵部尚書謚忠烈道臣何廷魁高邦佐各
爲大理寺卿卹廕廟祭加攸張銓者張五典之子也仗
節殉難忠義特甚上嘉之着并何廷魁高邦佐建祠
都門之外春秋致祭特賜祠額曰三忠○大學士何宗
彥等上揭申救王紀懇乞曲賜攸容原職不從
八月升楊漣爲太常寺少卿○妖賊冲營都司回威
兵敗尤擊張榜等皆死之○刑部右侍郎楊東明等奏

此天不祐
叔之據此
一方也

西河失守、經撫罪不可逃、已經會勘明確、各據律、坐以大僻、鉄案已定、職守無虧、條皇上感御史之言、下伏議之旨、臣等仰體聖懷、豈不謂承平日久、法紀廢弛、不震雷霆、誰起積玩、故懲一儆百、用以勵世磨鈍、轉移世道之大機也、疏入、從之、

五月二十、遼陽城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一塊從空墮下、火光滔天、人與畜燒死幾盡、○景州妖賊申阜城、武邑殺人祭旗、聲言直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我兵前往對壘、賊首于弘志見戰不勝、脫紅袍、換綠袍、倚持刀馬、飛舞而來、被我兵斬于馬下、賊首被殺、餘俱四散、

被靡又生擒妖民田付民等于是賊衆牛朝利等退據
白家屯白家屯者白監生之宅頗有形勝中有大樓外
有磚堡賊又另挑深壕伐樹木爲寨柵以爲固守計

有賊劉永明者係屬縣一派分拾艾山主艾山者名
曰趙大爲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金面稱二十八宿
口稱我佛出世二十八宿俱已下界尔何不速從從
我者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二萬餘合鄉縣等
處共十七枝及獲劉永明開刀祭旗臨刀元稱某人
受享已歿但弟子不來教云云其偽強如此

六月御史游士任奏言本月十六日未刻黃河清自宿
迁起數百里許鬚眉皆照掬以烹茶潔淨無滓

家語曰黃河清聖人出聖
主已當朝矣安用再清焉

七月初五萊州地震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往東南去屋

瓦皆動、次日怪風大作、拔木伐屋、黃河岸、虹有被風浪、
掀送在岸者、初七日申刻、日四珥、珥旁有赤氣一道、狀
如虹、蜺忽成一人、字頭向南、脚向北、如筆、寫久而不散、
寫汝試目、年來怪風靡發不應、而赤氣似人字、頭反
向南、脚向北、又橫旁日珥、此豈連虹之應乎、故見河
清不爲吾見天變之
異、又不能不懼矣

兵科給事朱童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
吾、建壇開講、劇金立院之非、標吾上疏自理、上攸詔
答之、工科給事郭與治具疏復劾、內有比擬妖賊等語、
上責其狂悖朋謀、奪其俸三月、于是元標從吾五疏乞
骸、溫旨特留、標卽移家出城、封印署所、上各下旨回

藉加元標太子太保馳驛而去

高汝栻曰元標忠孝大節夙著歲內從吾一意躬行
規言舉動不欺暗室二人臭味相投公餘講學苦無
棲坐乃于城隙官廨出賃相賃遂命司務呂克孝爲
工改作所賃雖出諸臺臣不逾幾百金耳于是爲三
元朱童蒙等勃之老一老雖然去國杖因是而有暇焉
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昔隆慶丁
卯戊辰徐階當國舉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
二書與諸人相商度未嘗以此少階之相業也神
祖朝癸未乙酉間頗憲成郭正域開講于演泉所時
執政中時行亦嘗過從北邙建書院宜爲名宜爲利
宜爲道晏豈爲子孫世守之業不過以夷虜交訐那
教披倡假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耳先臣王守仁當
兵戈倥傯之日亦不廢講若曰講學一事但宜于斥
逐之臣以流其壘礪消其抑鬱非救濟之良方視吾
道亦太輕視林下
諸人亦太淺矣

大學士孫承宗條次諸協兵務并言經臣王在晉精勤

有餘而沉雄博大之未能舉閻鳴泰王汝經李三才可
用下部行之

承宗行邊回京適值經筵之期講
畢陳奏請身親督理關城兵務云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寺少卿陰子正千戶世襲仍
立祠歲祀○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初九
日文華殿日講十二日經筵十一日幸內教場閱操○
以南京禮部尚書顧秉謙爲禮部尚書經畧尚書王在
晉爲南京兵部尚書閻鳴泰經畧山海關巡撫遼東以
董漢儒爲兵部尚書孫瑋爲刑部尚書陳荐爲南京吏
部尚書○上命大學士孫承宗刻期赴關鹿善繼隨任

并發帑金三十萬、軍前給用、承宗親下教場、考選將材、越一日卽陛辭、不帶兵將、止有南兵護送、至通州而回、三法司擬奸細杜茂、劉一嘯、劉得功、賈承武等斬罪、總兵達奇勳、什放立功、總兵薛來胤、回衙門覲、勸從之、俟十年流三千里、上着另議具奏、十年之獄、凡三讞矣、因部伏有逆族、萬不敢保之奏、是以有瞻顧兩端之責、復命確訊奏伏、○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與賊戰于江門白杵營、死之、其時楊愈懋、鄧茂官、郭象儀、三營在門鎮、而愈懋不待兵齊、輕易深入、及賊至、兵貴談大、孝先逃、各營聞風、皆走、兵器衣甲盡弃、惟茂官一營全

而歸之

信王即今
王生於信

八月禮部擇二十二日冊封

皇五弟爲信王次日於

已教李氏
乃其親母

尾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冊封選侍李氏爲莊妃。

信王者也

御史張諭進善擊飛石人員八人以備效用有肯着京

營撥兵演習遂發山海關應用此蜀中所稱七燒炮及

獨甲虎百步之內飛之無不中者和州千戶步上達制

造論以獻上古以人員未諳飛用故復解進善打人役

李進忠等○以黃汝良爲禮部尚書王永光仍以戶部

尚書晉南京都察院事○原任經畧遼東兵部尚書王

在晉予告回籍○議卹遼左戰亡將士劉渠初秉忠贈

少保左都督世廕賜謚立祠張斌贈都督僉事從祀附祭○浙江巡按傅宗龍上救滇之策欲于建昌開路下部伏行○山東巡按董羽宸奏言官兵勦賊大捷恢伏滕城○安邦彥因圍貴州省城巡撫李穰御史史永安副使劉玄錫死守總兵張彥芳率敢死之士救之○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升朱燮元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四川升李穰兵部右侍郎史永安太僕寺少卿仍着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保萬全○翰林院修撰文震孟敬陳勤政講學之實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懈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

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聰明何由開暢職意祖宗之制倡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折機宜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卽在庭諸臣亦且可以觀其氣節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扶志事外者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躬旋進反祇畢朝儀資取

此○爲○行○身○緒○橫○玉○腰○金○爲○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于○
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舖○叙○文○詞○
第○如○蒙○師○誦○說○無○少○開○悟○則○皇○上○之○庸○智○何○日○周○通○
祇○閱○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
閑○閑○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
畢○照○懷○奸○挾○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
以○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
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總○而○欲○休○經○傳○典○
謨○祇○成○故○事○妄○取○此○正○妨○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疏○奏○
數○日○不○下○庶○吉○士○郎○郊○上○疏○曰○頃○見○修○撰○文○震○孟○一○疏○

私慶有爲明主忠言之人意。一皇上天佑聖明。必將迭思。溪悟立見施行矣。乃侯之決。旬未蒙報聞。臣以章奏之批答。官府間之騰理也。或朝上而夕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攪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又曰。若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圖之義。若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藏伏與援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考之本朝故事。此弊惟武廟與神廟末年最多。在武廟時。皆因權璫之煬。竈在神祖時。則係奸輔之籍。叢其故皆有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嘆息而無可如何矣。

海潮馬說
與文鄭二
說皆人所
難言也安
得不降削

上怒以朝儀大典輒肆輕褻比擬傀儡藐視廷臣如戲
鄭鄮黨護窺探俱降三級調外任○太僕寺少卿蒲朝
荐奏陳乞骸建言邊榮棄城緝奸諸事種種顛倒又曰
此顛倒也成于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
之八九剛愎者滌紱而番弄機鋒柔險者委蛇而固護
營壘徂獍者觀望而密探聲息浮游者虛擁而弁視遽
蘆以祖宗輝金玉煥之義典屑越于蠹蛇指鹿之訛言
以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賢摧折于劍履戟奉之毒螫以
祖宗御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睚鷹美犬之樞索溺子
計專施淫婦口善汚人疏入落職為民○河南開封

府禹州雜城四十里壬店以此有山一帶名曰岫壚迄
西爲大隗山又西爲軒轅洞山勢崔巍諸峯秀麗有鳥
高六七尺渾身彩色頭上豎毛一撮集于此山隨有大
小羣鳥俱來隨拱四面旋繞東南西北皆古蒲衆往視
之各鳥張翅鵠立向人作勢令人不敢迫視是日天微
雨至十二月飛去○四川獻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
黑蓬頭倖詔以何若海處決樊龍等到碑傳示四夷昭
布天下

十一月御史楊維垣劾刑部員外顧大章受贓四萬創
爲入議之說以脫熊廷弼大章上疏自辯下部勘議○

升趙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獻山東妖賊俘徐鴻
儒等到屍梟首有差。傳示九邊。昭布中外。○刑部擬光
祿寺丞李可灼發遣沙溝守備王文燁懸首橐街。從之。
○詔賜大學士孫承宗督師總鎮等官王象乾等各貂
皮有差。○南直巡按御史易應昌進車砲製式。○升余
茂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周應秋工部右侍
郎。協理殿門工程事務。楊述中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
史。總督貴州兼制湖廣雲南等府。○命劣轉科臣霍維
華孫杰優升京堂。

十二月發帑金三十萬以餉滇黔之師。○督餉巡按江

武帥趙鼎
果核臨關

宗室開科
如此

日彩四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委官竊效
按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甚至朝鮮君
臣與夫宰執經畧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
海防各道及于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之中武
帥趙鼎深駭聽聞乞勅其練兵乘隙掃蕩奴穴無節外
生枝自累功名○大學士何宗彥等奏宗室開科此係
特典足光天璫上以爲甚得風勵之意命著爲令○陝
西地震如雷肅夾山嶺等處地震天鳴星殞○陽平妖
賊加升趙彥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
各升右副都御史○大學士孫承宗奏老臣當體邊事

皇明汪公金 三 卷十一
當嚴保留總督王象乾撫順西虜終完其局從之。○命
朱國楨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命遣浙江舉人錢千秋戌主考錢謙益分考鄭履祥失
于覺察各罰俸有差。○巡撫王三善解黔省之圍三善
在平越候楚蜀兵不至不得已詔諸將諭之曰省城不
能待矣外援之不至吾輩死于法亦死死于敵亦死尔
其效之乃令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
部命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從都勻進爲左部撫臣自
將二萬兵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人有議臘月
不行師者三善斥之遂于是日窮日之力欲抵新添人

三善親身督陣兵勇
爭先以
以勞而待
迫軍軍而
脫十萬重
圍解此便
是奇功何
必更論斯
覆

言部署未定。蓋候諸三善曰。毋庸兵貴神速。初二次母
猪洞。初三次新安。去新添四十里。是夕合營大驚報賊
至。就退兵。三善曰。退則羞粉耳。吾以死之。按兵不動。
卒無賊知。爲奸細訛言。使站立不定耳。初四命劉超爲
前部。抵龍頭營。三善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衆
股栗欲止。三善曰。前驅當賊。誰敢退者。吾當後至。遂策
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日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果
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標。有賊首阿成。號勇
特甚。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撫臣
之兵後至。大噪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復大戰却。

之初五住龍里衆議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三善曰此行畏數日糧。爲必死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兵多寡。宜急擊之。初六侵辰。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始知新撫自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給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竟遁去。賊衆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冲之險。初七進兵畢舖。賊步騎如雲。觀者失色。孫元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司兵如牆而進。賊亡奔。所棄餽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營于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次日移營宅溪。賊遠遁。

陸廣河外

此一舉也人危之者曰奇着險着有幸之者曰天助
夫以二萬餘選留之兵捷發于一旦及龍里而賊不
知及聞城而會城不知何謂非奇三善一書生耳將
孤軍深入而不顧苗賊之截不慮狼餌之之何謂非
險以二萬師皆十萬衆屢戰屢勝兵不血刃而還尸
載道且進師七日天風清爽退賊之夕兩雪存于何
謂非天使人長奇着必尋平着長險着又尋穩着
此反平穩時求黔城官民于枯魚之肆矣然則三善
下奇險之着乃恰達此或然之數豈值天佑之耶
天之幸耶愚于是而服其立志之一發機之迅堅定
之鐵敵勇之氣夾策之審焉以半載遲回之苦心七
月衝鋒之定力表而出之爲蜀功之定按云

吏部遵例請行行取之制列名上裁上謂言官多且
暫停今次酌定年期以垂永久吏部又奏業已行文欽
取勢難中止請照神祖朝留部之例俟科道缺員另

行特請。上命暫停。已取者伏任。以後三年一取。○黜
師擊假逆首安邦俊等。餘黨潰散。以捷聞。上嘉其才。
侯事平攸序。○山東巡撫趙彥奏請獎勵賢王。上曰。
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損貲助餉。獎勵以白金文綺。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福建紅夷倡亂。紅夷寓居東海去
琉球不啻萬里。從來貢賦不通。九譯不達。自萬曆甲辰
七月。紅夷常麻郎粟葛等。聽高采勾外。以千人爲巨船。
索互市于澎湖。至毀軍門碑。示叅將沈有容。孤身往說。
遂去。今復有奸人勾引。罔以漢物。一日從大洋。飄至彭
湖。縱橫海上。焚劫鄉村。漳之士民。患切剝膚。撫臣商周

祚雖一創之尚爾盤踞。則其事上聞。上命巡撫官督率將吏。用心驅除。併命廣東協勦。

二月。提督操江熊明遇。奏上元江寧等縣地震。應天常鎮揚州。復稱地震有聲。蓋根本重地。豈宜作震動之象。毋亦高皇帝之靈動乎。其有不安者耶。咬夫田汝方疾耕力織以佐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顯派大。浮內監之料價踰額。致無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其量入爲出之筭。一不安也。吏道麗難。奪百姓奸邪並生。赭衣塞路。而良民常以無辜飢寒死。獄中殫劾保薦卒。馮氣力爲行止。而田夫野叟之公評。

晉唐高宗
雖升于易
能省其數
延享百年
之歸齊人
有告其君
以地動者
晏子曰此
不足慮是
見勾星伴
而五星散
耳能修其
政齊必無
危

身明法傳錄卷十一
三
五
塵淤不得上聞。二不安也。箱簾空虛。民以飢餓。自賣爲
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負田宅子女。投
充貴勢。漁食閭里。曲避征徭。聚劇由役。專累單寡。剝產
鬻奴。擺手蠲禁。民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
兵。緣承平之久。戲同壩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牟之。
各衛祖軍。枕梗其形。侏儒其腹。府吏胥徒。抗敵巧法。割
貧軍之糈。爲常例。半不可破。開天首善。曾無武彘精兵。
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好怪。談兵說劍。家
藏禁書。路藉妖語。不奉虎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
候便。其雄又能象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持短長。喻

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間少抱鵝狗之才者無不橫金張
卷輝赫鄉井五不安也中都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咽喉
梁豫大牙五湖清濁吳越盤互鼉丁鹽徒非民非商所
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燔官寺篡取獄囚劫殺長吏
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按不平搶攘立見
六不安也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反身修行
思其咎無益不亦善承天心仁愛也哉○刑科解學龍
奏請 皇上赫然震怒天語叮嚀勅邊疆之臣鞠躬盡
瘁毋以閑著作急著 勅中外各官精白一心毋以民
財作已財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

刑科沈維炳奏言時事百無一恃所慮者主聖臣直之盛事或撓亂于在旁時也亦獲之苦衆或撓落于以類陰魔有伏莽之戒陽德受駭雜之罪不報○江西道御史陳必謙奏言都督鄭養性父子所以叢疑積恨于天下者爲先帝聖母與通奴三案而已恭釋明旨似謂推皇祖之愛不忍加誅夫皇上顧念皇祖獨不念先帝乎卽皇祖而在料必不忍以親子之愛付逆賊之乎而况皇上身爲先帝之子者哉試深宮靜夜追維思省其銜悲更苦骨肉至痛當伏如何悽惻何以慰聖母之深憫何以洒先帝之遺恨通奴

之案甚確。昔年蘆受私紹參之利，豈無因而至前。卽今王忠梁單開結奴內應之事，竊盡子虛烏有，至結妖進前呂鵬雲於去年五月初四日上疏點破。初六日鄂城之難作，太名濮州一帶妖黨動輒云奉鄭督教令爲辭，而白蓮教之在北直河南者，盡納丁銀於其家臣。願皇上之恍然思之，而有以處養性也。上命鄭養性離脫都門，擇便住居，不許棍徒詐害。○太子太傅工部尚書王佐卒，詔贈少傅祭墓，謚如例。

按佐初起水曹，出守南郡，督學西山，剔力盡其再。開府神廟時，水旱頻仍，兼以稅增流毒，吸髓吮膏，慘于兵革。佐鎮撫，益方銳意調停，苦心請命，親履窮鄉，而不取退，稅既足其額，收事柄而還，以無故。南方以

舊馬佐

浙江人

詔賜總兵毛文龍尚方劍，璽書關防，加其弟毛雪龍錦衣衛職銜。○大學士孫承宗疏奏陳邊計，勸守機宜，部署將吏，溫旨敕答。○貴州副總兵劉超起兵至陸廣河，與羅兵大戰，殺敗羅兵，前仲過河，淹死者不計其數，斬獲首級百餘，墜崖死者二百餘人，生擒男女五十餘口，事聞，敕詔褒答。○蘇杭太監李實欲以屬禮責之，有司前已劾知府張宗衡等，周起元疏辨事下部，部復云：「查得萬曆年間，司禮太監孫隆奉旨織造蘇杭，待府縣正官皆以賓禮，惟織造通判始行屬禮，然尤周旋委曲，不敢

嘉祿造阿
實內相也

妄自尊大。李實心地慈祥。性質謹厚。惟是名下長隨司房。知貪利。不知爲國爲民。以爲不激發內監。則不足以聳動朝廷。不協制有司。不足以魚肉百姓。始而參舖商。始而參機戶。始而參驛遞。旣而參有司。多方撥置。廣行剝削。遂使一年數萬金之厚賄。歸于司房。三省數萬姓之嗟怨。歸于內監。蘇杭等府。皆朝廷錢糧之淵藪。國家根本之重地。邇因賦煩役重。以致民窳財盡。變生意外。若再加激變。一旦挺而走險。弄兵潢池。東南之半壁天下。不知所終矣。不聽。○以盛以弘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李長庚爲戶部尚書。李三才南京戶部尚書。○工

部尚書姚思仁回籍以鍾羽正代之○禮科成明樞奏請禮部速修易名之典我朝洪武至穆廟時得易名者五百八十餘人神廟自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議定二十九人自三十八年彙至四十二年及四十五年又有四十四人合前請 古未發至 皇上龍飛元年二月允禮臣之請各予以謚雖出自 皇上而實神廟四十四年以前所定者也國制五年一彙名議謚今已逾期禮臣應自速舉各省撫按亦宜將近日應謚者一體發訪事下部○水寨斬獲功多賊奔據後山洞死守洞門火攻賊衆俱成灰燼軍聲大振○兵部奏孟承先一門

義烈不愧賢裔下部褒贈攸卹○奪福建道周宗建俸三月特南臺徐世業劾周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鞏劾其邪黨橫議宗建亦劾其橫議愈肆奉有熊廷弼罪案已定不必爭辨之旨宗建又上結黨巧借一疏上怒其互相攻訐駁辨求勝故罰其俸時忠賢用事疏內有交結宮闈獻媚進忠之語愈深其憾異日寃沉獄底夫非此跡爲之祟哉○以吏科給事李春煒往登萊查勘巡撫陶朗先并募兵御史游士任兵餉數目

左都御史趙南星奏言申明舊例御史考滿堂上官發

此一役也
不止亮師
而且失此
失

河南道查核考察，不稱其職，奏改斥疏入。上甚嘉之，使著爲令。○水西提兵大集，我師渡河，深入陸廣，將楊明楷王之時死之。我師渡河，視賊大易，被賊所誘，追敵不支，賊斷浮橋，我師多有墜死者。總兵楊明楷陣亡。次日賊又迫戰鴨池河，張金二總兵各退守威清龍里。土官見我師失利，復據龍里。○刑部尚書白瑜卒，以孫瑋代之。○永平府永鎮東門失火，自火藥樓廼及草場、城樓、窩舖、女牆、火藥、甲仗盡成煨燼。城內外民房軍屋盡爲瓦礫，遭壓焚死，破損焦爛者，不計其數。

時火勢飛梁，鄰柱近者百步，遠者里許，火箭到處便焚。此處解山海火藥暫寄城樓，移放時誤以鉄器投

石上火星有藥一時焚起又曰錫鑄而起細究云結鑄者乃訛傳也

總兵劉志敏率兵至大水塘攻奢酋斬其酋長宋萬化生擒其妻子姊妹并偽軍師劉洪祖廿二人焚燒賊寨一百餘處生獲不計其數○虜款告成薊遼總督王象乾奏聞上以籌畫綜核費少功鉅答之

鄧元標曰表心無忌之徒借國家急難以小民膏血落錢肥家子孫寧有受凡益指年來募兵給餉者而言耳至若款虜一事亦屬虛之策世一虜加餉至于百萬之多且年復一年雖有鄧之策世一虜加餉至于必東顧至而自困矣今象乾以少費而日之功真國家之福然須嚴與之約期在今年或明年以廣軍我實知之不然不能如數應可杜若牙耳此言極爲有見

升御史左光斗爲大理寺丞○貴州巡撫王三善督率

道將冲殺賊衆，繇龍里追至陸廣河，斬逐解賊，招撫苗

仲賊遁歸巢

高汝拭曰：自陸廣失利，驍將楊明楷被擒，王之時等陣沒，我之聲靈俱損。鳴池一路爲賊冲散，總兵張彥芳、缺兵入保，道路梗塞，黃沙河一帶皆宋萬化所據。苗仲諸夷蜂起，助惡龍里一帶復爲土得中、蔣、依、然、都司章有功等退守新添，喫晒漸寒，生靈塗炭。昔日危城中光景，昔日尤有偷米鬻者，今則浮根一空，寸粒無存。城中士民皆無口忍，督臣遙制沅州，勢不接濟，一置各路。又無兵戍，岌岌乎殆矣。幸有此舉，危而復安，邦社復有堂矣，以得此。

湖州葉朗生反，知府杜喬林密得其狀，緝平之

葉朗生之黨，其間皆統禪不檢之徒，嗜聚成林，約日舉事，誓其秘密，種種皆備。喬林知之，出其不意一鼓而擒之，彈賊盡人，遂寢不無其人，而先事之功亦已偉矣。其後吳野燕之反，歸罪喬林，謂入獄與語等情。

意寬矣。况其去任已久。此之民。天結地爲喬林。控訴于按臣也。

調刑部郎中周以典於外。奪其三秩。

倪文盛內庫財物。雖已三次請擬殺罪矣。忠賢必欲處決。因責其索賄回奏。仍委別司從重擬罪而降以去。

詔朝儀各款查照會典酌定。依行。其開朝一款仍照。

皇祖朝例。臨時命司禮監二員同科道鴻臚寺錦衣衛衙門官分查。上臨朝。武臣自元勳文臣日九列參參。

數員其餘庶官易于躲閃。班行殊寂。竟不成禮。御史王。

會齒待疏糾叅。故有是旨。○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

階等屢疏乞骸。上宣諭頗留。

五年三月。葉向高。

大學士葉向高奏言貴州危急已極。撫臣王三善請帑金三十萬。事勢不得不應。伏乞皇上慨發上。允其請。搜括內庫十萬。又于隣省措五十萬。着于南部協濟十萬。戒經管侵欺。以後急需不得專靠內帑。

天下財賦之區。非據減于祖宗之舊也。兵興以來。加派不已。繼之搜括。繼之捐助。抽叩。以及一切瑣小事。例。弄無遺策。言利又非析秋毫也。朝廷節大發帑。以千萬計。決居益下。又非不浩蕩也。試思自來軍餉之費。有如此之煩多否。乃援遼。援蜀。援黔。將士之多。無有三十萬也。所入之數。苟足以供所出。即師旅頻興。尤然不失爲富足之天下。而何以餽軍之鼓譟日聞。大倉之積財如法。甚至司農束手。急下考成。一日而部寺制藩者數人。職如濕束。此何以故。則盜臣利。吾父之危。乘封疆之急。設彌天弼局。以六援。取致國家空虛。至此。極也。究及所彌之餉。或以十九萬計。或以六十八萬計。或以八萬五千計。或以八十五萬計。軍

事結局無期。國家惡廢益甚。大可憂心。宜申國法。

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足以登壇專閫。時兵部郎王繼謨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玉帝之勅。旨謂天帝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繼謨以爲難。則曰一萬亦可。繼謨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臨時做出。繼謨遂黜之。

鄒維璣曰。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實不常有。其餘術霍李郭張韓劉喬諸人。多起卒伍。偏裨積累爲將。然胆智才力。絕人超世。豈常談神說鬼。以古者強尤作法。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帝與戰。承鹿斬之。漢張角。晉盧循。孫恩。元韓山童。劉福通。俱以鬼神邪說惑衆。竟至于敗。我朝永樂時之府憲倪近。日之徐鳴儒。皆以妖術伏誅。即永勝金人犯關。何某惑于郭京之說。謂神術作法。可生擒金帥。劉永福六

三章免
丁壯士，北斗神兵之法，亦賴郭京。後，禁金人皆敗走。
裁，則夫還將不以霜暑而以鬼神。世間寧有此理哉。